



# 映花河畔

胡柯

映花河畔

胡 柯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7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9·1049 定价：0.50元

## 内 容 介 绍

这部中篇小说描写湘西土家山寨的一个生产大队，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积极发展养鸭。大队党支部派下乡知识青年张箭到一个后进的鸭棚，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抓紧现实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使鸭棚跨入了先进行列。大队用养鸭积累的资金买回了拖拉机，自力更生办起了机械化。作品反映了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塑造了一个扎根农村、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茁壮成长的优秀知识青年的形象。生活气息比较浓厚，富有湘西地方特色。

美丽的映花河，从深山里发源、蜿蜒曲折流经百来个土寨苗乡。当流过金凤寨的时候，河水围着这个毕兹卡<sup>①</sup>村寨绕了一个半圆，甩出平展展一坝子肥沃的田野。傍山的斜坡上，是栉次鳞比的幢幢吊脚木楼，用桐油刷得金光闪亮，居住着三百来户人家。木楼四周，凤竹丛丛，芭蕉点翠，环绕着胭脂李和阳冬梨。寨前荷塘肥鱼跃，寨后梯田连茶山。好一幅绚丽多姿的山寨新图画。

到了春天，当春风从挂着云朵的笋峰崖吹来，追逐欢歌的映花河，把坡上的板栗树染绿了，寨前寨后的花果林催开了，樱花朵朵霞，桃花树树火，梨花似雪，菜花金黄，人在花中走，水在花丛流，金凤寨啊，就是一座花的寨子，映花河啊，就象那花织的彩带。这时节，放牧的鸭客，挑着棚子，赶着白云朵似的鸭群，欣喜地弯在映花河畔的桃花树下，更增添了金凤寨五业兴旺的色彩。

金凤寨的对河，是卡玛苗寨，一条方头渡船，连接着两个寨子。两寨人民，合作修水坝、建电站、安水泵、扎筒车……那纺花车似的大筒车呵，日夜不停地旋转着，“纺”着河

---

<sup>①</sup>毕兹卡——土家族。

水，尽情地弹唱着团结的曲调。遇到月明星亮的夜晚，两寨的姑娘后生，常爱坐在隔河的花树下，对唱心中爱唱的歌。这时的映花河哟，也似乎理解年轻人的心情，它的涛声也渐渐变得低微了，生怕惊扰他们的歌声……但是，映花河也有它古怪的脾气，发起怒来，它会突然猛涨大水，浪头一涌几尺高，奔腾咆哮，炸响如雷，就连离不开水的鸭棚，有时也会被暴怒的河水搞得手忙脚乱。

一九七五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这年的春汛也来得早。还没到清明，便接连刮开了南风，待到风向一转，映花河便悄悄涨水了。

春汛来了。那轰隆作响的山水，从映花河上游，沿着河谷中弯弯曲曲的河床，直向下游冲来。水，越流越快，越聚越多，黎明前，绕着金凤寨转的映花河里，便盈盈荡荡，盛满了山水，而继续涌来的水流和着纷落的春雨，竟渐渐漫上了堤坎，把岸边的青草坡，护堤柳，统统淹没了。

暗夜中的村寨，笼罩在雨幕中。突然一盏游动的灯光，划破夜幕，自远而近，由寨内向映花河岸边走来。原来，是一个头带斗笠，油黑四方脸的毕兹卡后生，提着马灯，冒雨从村寨内跑来。他借助灯光，四下巡视着。忽然，从闪着银白色光亮的映花河里，飘过来几只白花花的鸭子。这青年一惊：糟了！鸭子冲走了！他连忙举起马灯，“咦呀咦呀”地盯着鸭子呼唤，鸭子听见呼声，直朝灯光扑来。可是波高浪急，鸭子一下拢不得岸，依旧随波流去。他提灯紧追，直到一个回水湾里，他把灯挂在树枝上，纵身跳入河中，才把冲走的鸭

子拦上岸。

这后生拦住散鸭后，又提灯向上游弯鸭棚的地方跑去。

雨夜里，弯在岸边的鸭棚已被水浮了起来，正在随波晃动。

原来，这个弯在河边的鸭棚，被突然袭来的山水灌了个饱。牧鸭员是个年轻人，叫丁喜多。不知他是白天放鸭劳累了，还是晚间临睡前看“闲书”看多了，睡得太迟，竟连声如牛吼的水响也没有听到。若不是水冲进鸭棚碰到矮床边，溅起的水花把他呛醒，怕连他也会一道被水冲走了。

天墨黑墨黑的，雨越下越大。风声、雨声、水声，搅在一起。水仗风势，风助雨威，轰轰隆隆，好不吓人。这时，丁喜多穿着半截短裤，光着肥它它的上身，站在水中，看看已经浮起来了的鸭棚和被水困住的鸭群，急得乱了手脚。他想赶鸭子上岸，又怕冲跑了鸭棚；想先搬鸭棚，又怕鸭子再被水冲散丢失。正发急，一个浪头打来，鸭帘被水卷走了，关住的鸭也立刻嘎嘎地叫着乱作一团。喜多又急又气，真个是按下葫芦起来了瓢，顾东顾不了西。他喘着粗气直骂夜不归棚的棚长彭老九：“这个鬼彭老九，你可死到哪里去了？！当棚长的不顾鸭棚……”他一面叨念，一面“咦呀咦呀”地扬起竹篙向岸上赶鸭子。

鸭子被逼到了堤坎边，重重叠叠堆起了宝塔，嘎嘎嘎地叫个不停，争先恐后地张开翅膀朝上扑，可是堤坎又高又陡，爬不上几步，又扑啦啦滚落下来。有的跌落到地上，蛋都挣扁了、砸烂了；有的跌落到水里，扑啦啦溅起一片水花。风

雨中，涛声和着杂乱的鸭鸣，岸边一片惊慌。

河水还在上涨，天空又哗哗落起滂沱大雨。狂风怒号，洪涛滚滚，吼声更大。一个浪头砸来，丁喜多一个踉跄，差点儿被洪水卷走。他焦躁地逼鸭上坎，口里骂着棚长，“彭老九，你死到哪儿去了？几天几夜不回棚，鸭子冲走了，找你负责找你赔……咦呀，咦呀……快上坎呀，蠢东西，再不上呀，大水冲你们到洞庭湖去……咦呀，上呀，上坎啊……”

提灯的后生赶来了，他喊一声“喜多”，就跳进齐腰深的水里，取下棚子上的雨伞护灯。

喜多以为是彭老九回来了，头也没回地怨责道：“你还晓得回来，鸭子都冲到了洞庭湖！”

“要沉着，喜多！”这后生知道他在骂彭老九，便走近他身旁说：“来，你提灯上坎，我在下面赶，鸭子爱跟灯光走。”

“赶不上去，坎太陡！”喜多听出不是彭老九，一边回答一边扭过身子看，“咦！”他望着这后生惊楞楞地问：“张箭！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张箭简捷回答说：“来放鸭！棚长呢？”

“哼！”一提到棚长，丁喜多就冒火，他粗声粗气地吼着说：“他前天去送蛋，一直没回棚。一个棚子原来有三个人，都与他合不来，走了，眼下一棚鸭子就我一个人守，顾了这儿又顾不到那儿，帘子冲走了，鸭子也冲走了一些。”

“光急没用，快想办法。”张箭说，“你看，水还在上涨，要赶紧把鸭赶上坎，爬不上去，拆开堤岩开条路。你先提灯上坎，站在上面唤！”

张箭把灯递给了喜多，就拚命用手抠堤岩，抠呀抠，手指头都抠出了血，才抠开一条路。于是喜多在堤上举灯呼引，张箭在下面挥篙喝赶，终于把三百只蛋鸭赶上了堤坎，脱离了险境。

鸭子脱了险，张箭去搬棚。不料哗啦一个激浪，把浮起的棚子冲走了。张箭不惧洪水咆哮，跃身扑入浪中，压波伏涛追赶鸭棚。站在岸上的喜多，耽心张箭被淹没，一面喊叫“箭哥小心！”一面沿岸举灯照亮。张箭追逐几丈远，才抓住棚子上的棕索，顺着水势，边晃边拉，直到回水湾里，才把鸭棚抢上岸，搬放在一株古枫树下。

雄鸡唱三唱，天渐渐亮了。

雨后天晴，山更翠，花更艳，朝霞灿烂，春色更浓。毕兹卡人抢住这场桃花雨，忙着翻耕犁田，准备春插，到处机声隆隆，牛铃叮咚。张箭抱来一捆干柴，在枫树下的棚子前，烧起一堆熊熊篝火。两人扭干淋湿的衣衫，抖开来向火烘烤，冒出缕缕白烟。

丁喜多嘟嘴板脸，心情沉重。花狗挤在他身边烤火，被他用力敲了一拳头，砸得花狗叫了一声跑了。

张箭看出了喜多的心事，问道：“喜多，你点数鸭子冲走了几只？”

“九只，我赔！”丁喜多丧气地说：“有人说要撤鸭棚，我举两只手，巴不得明天就撤！”

张箭翻了下烘烤的衣服说道：“鸭棚哪能撤呢！为了巩固发展集体经济，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筹集资金，只能把鸭棚办

得更好！那九只鸭找回来了，寄放在社员家的，没丢。”

“反正我是不愿再当鸭客了！”丁喜多边摇头边说：“你没把鸭篙搬，那知鸭客贱。干这活儿又脏又累，风餐露宿，日晒雨淋，人家瞧不起，还怀疑漏了蛋，有什么出息？有的是闷气！”

“依我看呀，”张箭针对喜多的思想说，“别人越是瞧不起，就越要干！”

“老哥，高调好唱，做起来难，”丁喜多望着张箭“将军”了，“要你来当鸭客，你乐意干不？”

“干！”张箭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来当鸭客的呀！”

“莫说来开心了，”丁喜多根本不信地摇脑壳，“象你这样的模范人物，将来定有重用，那会象我这样没出息的，搬根鸭篙子当鸭客！”

张箭站起来，对喜多说：“你不信？！我若是真的当了鸭客，你还当不当呢？”

“你当我也当！”丁喜多也站了起来，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只要你搬鸭篙前面走，我就搬篙跟着来！”

喜多口里这样讲，心里却说：这个张箭怕是发哒颠婆疯咧，放下农科队那样有出息又轻松的活路不干，偏要钻起来放鸭！哼，等你尝尝放鸭子的味道，再跟彭老九那号人打几回交道，只怕你讲话的腔调就该变了，搞不好，你也会打起被包远走高飞哩！……

## 二

张箭真的是要到彭老九的鸭棚学放鸭了。这事可不是偶然发生的……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县里紧接着召开了工农业生产计划会议。金凤寨大队作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在会上发了言，介绍了经验，还接受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试点任务。

县里的会刚结束，大队党支部书记向永登便顶风冒雪连夜赶回山寨向群众传达会议精神。

“好啊！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啦！”

“要搞农业机械化啦！……”

由毛主席绘制蓝图、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喜讯，象阵阵春雷，顿时传遍了山乡，毕兹卡们乐得心花怒放，喜泪直流。是啊，人们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哩！

村看村，户望户，群众遇事看干部。既然金凤寨成了山乡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试点，群众便都眼巴巴地望着大队党支部。

春节后的一天夜晚，大队办公室里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党支部的委员们和大队干部正在开会，研究办农业机械化的问题。

大队办公室是一连三间瓦屋。宽敞的堂屋里，虽然电灯明晃晃的，但由于抽烟的人多，屋里到处飘散着乳白色的烟雾，灯光在烟雾中变得光线虽亮却不那么刺眼了。堂屋里面对着屋门放着一张大木桌，桌腿很粗，象个大力士似地屹立在地上。在柔和的电灯光下，大队革委会委员、年轻的女会计向妹花，正伏在宽大平展的桌面上，聚精会神地做着会议记录。妹花左边坐着老支书向永登，右边坐着支委、大队贫协主任石二根。

向支书和石二根老人，各自托着一根烟袋，一面兴致勃勃地听大家议论发言，一面不停地吸着烟、咂着嘴，不知他们是在品尝烟味还是在称赞人们的发言，或许二者兼而有之。可是，端坐在他俩中间的向妹花，在一边一支吹火筒的夹击下，却吃了苦头，她无可耐何地挥手赶着烟气。一个正在发言的老头子见她不停地挥手，以为妹花不同意他的意见，便发急地大声说：“妹花吔，我讲的都是真话哟！你不知道刚解放那阵，解放军工作队的同志们搞宣传就讲过，莫急，今朝刀耕火种是旧社会种下的苦果，将来，山区也要实现‘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的好日子啦！我问他们是谁说的这话，他们告诉我是毛主席、共产党讲的。你们看，点灯不用油的日子，今朝就实现了！搞机械化，耕地不用牛的好日子，也一定能实现！……”

妹花见他急得满脸通红，便连忙解释说：“大伯，您的话对！我不是不同意您的意见，看……”说着，她用手指了指两边正在飞出团团烟雾的烟袋，风趣地说：“我这两边的烟袋

要都变成拖拉机的烟筒就好了，免得我们大家再劳神了啊！……” 她的话立即引起一阵哄笑，那个发急的老头子也唔唔地点着头笑了。

石二根老人说：“妹花莫要威风，天菩萨有眼、将来让你寻一个吃烟吃得顶凶的后生做女婿，看你还说嘴！?……”

“哈！……” 石二根这么一讲，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妹花被笑得羞红了脸，便转过背向老支书求援说：“支书也不管管石阿伯，开会讲正事么，净说白话！……”

向支书说：“看来妹花是真急着想要农业机械化啦，看她，都盼着我们这两杆烟袋变成拖拉机哩！……” 当人们笑声落地后，他又继续说：“方才大家都讲，一定要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第一条。怎么实现？大家说了，不能向县里要钱，还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筹办，这是第二条。不过，这个靠自己筹办可就有学问了。我们要增加资金积累，但是又不能减少社员的收入，所以，只能千方百计增加生产，坚持以粮为纲，开展多种经营，要搞好养殖业……”

石二根老人插嘴道：“我算过一笔细帐，靠山找山要，我们可以挖药材，打猎，搞竹器，还有放鸭子，扩大鸭棚，都可以筹集资金……”

向妹花听到石二根老人提到放鸭子，扩大鸭棚，便搁下笔呼地一下站起来，只听她一叠连声地说：“莫提鸭棚了，我宁愿多出十身汗，也不愿再和彭老九那样的老鸭客打交道啦……”

有个支委忙问：“妹花为么子事这么大气啦？……”

妹花看了支书一眼，说：“去年支部让我管大队的这两棚鸭子，哦喝呀，那个彭老九，就他的名堂多，横竖是个怎么调摆也不成器的货色。群众说他搞鬼漏了蛋，去人查吧，生人一进棚，鸭子反倒生蛋生得更少了！彭老九还整天闹气，说当鸭客吃了亏，放鸭辛苦还受怀疑，弄得群众意见更大，鸭棚收入没增加，白劳半天神。叫我说呀，砍掉了干净，出些力气从别的上面想办法算了，再莫提扩大鸭棚的事情……”

听到妹花这么讲，人们顿时悄声议论开了。向支书说：“别开小会，有什么看法大声讲出来么！……”

对妹花的意见，虽然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都觉得鸭棚确实有问题，彭老九这人不老实。具体该怎么办，一时还没议出个结果来。正在这时候，屋门被“呼”地下推开了，只见张箭夹着风雪大步走进了会场。

石二根扬起脸问他：“张箭，有么子急事嘞？看你跑的……”

围坐开会的人，忙着腾出位子让他坐，张箭却笑了笑说：“支书，你们在开会呀，那我等下子再来好了……”

向支书说：“你有什么事啊？……”

张箭说：“我是来表决心，要任务的。要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出点力啊。”

没等支书答话，向妹花却抢先说：“你先莫忙要任务了，我们这里正说办鸭棚的事哩，和你那科学种田挨不上号！……”

听妹花说这里正在讲办鸭棚的事，张箭向前跨了一步，

欣喜地说：“那好啊，我正要求去学放鸭呢！让我去吧！……”

妹花说：“瞧他，听风就是雨。我在提意见要砍掉这费力不讨好的鸭棚呢，让你去卖鸭子吧！”

张箭忙说：“鸭棚不能砍！应该扩大啊！”

向支书问他：“为什么不能砍呢？”

张箭说：“搞好鸭棚，可以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积累资金哪！”

妹花说：“鸭棚问题多、群众意见大，搞不了几个钱，劳神费力操空心，划不来。”

张箭说：“对群众的意见，要做研究；对鸭棚存在的问题，要作调查，下决心解决，总不能怕喉咙里卡到刺就不吃鱼了呀！”

张箭这话说得大家边笑边点头。

向妹花不服气地说：“你在农科队，哪里晓得鸭棚的事多难办！彭老九这个人就是顶难缠的角色，他贪财、自私、放鸭虽有功夫，可就是不好生干！……”

向支书说：“那你砍掉鸭棚，他这些毛病就都没有了吗？……”

妹花说：“那也不能看到他这样不管呀！”

张箭说：“鸭棚有漏洞，不是放鸭子不好，而是鸭棚这个阵地社会主义没有去占领。”

妹花说：“谁去占领？谁去堵漏洞？得有人呀！”

石二根说：“我去！”

张箭说：“我去！”说着，他转过脸对向支书说：“县里、公

社表扬了我们大队抓革命，促生产有成绩，可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到家，还有漏洞和死角。鸭棚就没抓好。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要自力更生，自己筹办资金买农机，搞好鸭棚也是一个办法。但是，现在有人利用鸭棚搞名堂，这个漏洞必须堵死！问题一定要查清！就是为了这个，我才要求去鸭棚学放鸭的，并且我还要求到彭老九的鸭棚去放鸭！……”

看到张箭那张坚毅的面容，石二根老人的眼前，立刻便浮现出他和张箭的父亲在旧社会一起持篙放鸭，挣扎在凄风苦雨中的情景。石二根高兴地看到张箭在红旗下健康地成长起来了，他想：老一辈放鸭是为了活命，如今张箭学放鸭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啊！变了，两个社会两代人，变化多么大呀。

老支书向永登望着张箭也禁不住心潮翻滚。张箭高中毕业从城里来到金凤寨已经两年多了。这个生长在工人家庭的土家族后生来到山乡，象岩山上长着的松树苗，正扎扎实实地长高长壮。瞧他要求去鸭棚的神态，是那么自信和乐观，使你不得不相信，他一定能完成任务，一定会夺得胜利。

石二根说：“那好，你去彭老九的鸭棚，让我也领一棚鸭打个对台，来个比赛，做个样儿看看！”

向支书说：“鸭棚不能砍！可以再增加一两棚鸭。张箭要求去放鸭我看可以考虑。”

妹花说：“那把彭老九调开也行啊！”

向支书说：“往哪里调？我看不动为好。调走了就没有对

立面了呀！而且，管鸭棚的事，还是由向妹花负责！你想一刀砍掉图清闲呀，没那号便宜事，这就是矛盾斗争，想躲也躲不开！”

妹花眨眨大眼睛笑着，停了一会儿说：“我说的不作数，还是听支部的啦！”……

会散了，人走了，张箭和向支书边谈边走，最后离开了办公室。

雪后初晴的夜晚，金凤寨里格外宁静。向永登和张箭并肩走在村寨的石板路上。

向永登说：“你到鸭棚去，担子可不轻啊！”

张箭说：“嗯，我晓得。”

向永登说：“群众对彭老九的鸭棚有反映，有意见，无风不起浪么。但他究竟有什么问题？有多大问题？我们暂时还不清楚。你去了，眼要明，心要亮，多看看，多想想，他现在还是棚长，放鸭子又有经验，在没查清问题之前，有事还要和他商量，不要任着性子干。”

张箭说：“我会注意的。”

向永登说：“彭老九是老毛病了，你莫想三天两晚上就解决问题。大队曾经派人到他鸭棚去过，可是两次都空着手回来了！……”

张箭说：“我既去了，就一定好好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他俩说着谈着，拐了个弯，来到了映花河畔。向永登和张箭沿着堤坝向上走，向永登继续说道：“彭老九在鸭棚搞鬼

捞钱，不光是给集体经济插了个漏洞，他那坏思想还会象瘟疫一样的到处传染哩……”

张箭不解地“哦”了一声。向支书接着说：“寨子里大多数人反对彭老九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行为，可也有个别人，看到彭老九捞钱，自己也想伸手呢！想一想吧，当初刘少奇刮‘三自一包’那股妖风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跟着跑呢！”

张箭点点头，说：“资本主义的病菌就是要消灭，不能让它传染！”

向永登说：“斗争还长着哩！……”突然，他停住脚步，扭亮手电筒查看着河堤。张箭低头一看，原来堤面上陷下了一个浅窝，四周的土堤松松地。往下看，一棵河柳根那儿堆着一层被蚂蚁搬出来的松土颗粒。

向永登从堤外用手捧来几捧土，倒在浅窝上，然后用脚一点点地把它踏坚实。接着，他又拆下一根枯枝，把树根那儿落出松土的地方一下一下捅实，搞了好一阵，才重新跨上堤面。

向永登用脚踏着长堤路面说：“莫看河堤这么长，这个小洞不堵死，遇到春上涨水，说不定就会从这里跑水呢！……”

张箭若有所悟地点头说：“我懂了。”

向永登拍打着手上的泥土说：“你把农科队的事料理一下，下个月再到鸭棚去吧。”

二人分手以后，张箭回去收拾了一下行李，不等“下个月”，就在映花河涨春水的这天，急急忙忙赶到鸭棚来了。